

或许你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，泉水里流淌着你的家族记忆；或许你刚满怀憧憬踏上这片土地，公交车上承载着你的中国梦。当你决定守住这份坚持时，不管年长年幼，在这里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片：济南人。新春开篇的《济南口述史》以“家”为主题，几个家庭的故事跨越了百年的光阴，那些奋斗的情节总让人感慨很多。静下心来品读，过去和未来，光荣与梦想，济南人的故事继续沉淀在这里，经受着岁月的洗礼。今后，也欢迎新老济南人联系我们，讲述自己的故事，书写泉城的记忆。

## 曲水亭街边的一家四代

## 我家的泉也有仁泉眼

在城市化的喧嚣中，老济南的街巷保留下来的越来越少，但曲水亭街是个个例。

春节期间，我们走进了曲水亭街15号，试图用一个节点概括老济南的人文和建筑遗风。在这里，都市的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，仿佛置身于济南府的旧日时光。这座清泉相伴的老宅承载着王家四代人的家族情怀。安家泉边的祖父，庭院结识的父母，老宅出嫁的女儿……穿越历史的河流，这些记忆在王俐心中愈加清晰动人。

口述人：王俐  
退休教师，王家落户曲水亭街后的第三代  
采访整理：本报见习记者 范佳

80多年前的一张照片  
重现往昔风光

客人来家里，我都先给他们看这张照片。这是一张80多年前的照片，它是一个外国人拍的。但我能讲出这张照片的出处和我们家的位置。

看到照片上的影壁墙了吗？现在已经没有了。影壁墙后面就是我们家的大门。看坐在河边这两人，就是我们家的人，我奶奶也在其中。

我们家老宅是济南为数不多的徽派建筑，以前是曲水亭街7号，现在变为15号了。据说建于清末，至少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至今仍然保存着三进院落。房屋建筑是框架式结构，榆木梁，杉木檩，土坯墙。看到马头墙和蝎子尾的屋脊了吗？那都是徽派建筑最显著的特色。

我们家的庭院是整条街上最大的。那时曲水河的河西河东一样宽，街上都是青石板路，院子的大门比现在距河更近，大约只有两辆三轮车并行的距离。出了门就可以直接下河游泳，捕鱼捉虾。

解放后，政府把街拓宽了，很多老济南的景象都不存在了。但在这个不起眼的四合院里，原汁原味的“老济南范儿”仍旧保存完好，历历在目，我常跟人讲，我这里是“泉水文化大院”，一点儿都不吹牛。

家中泉水淙淙  
滋养几代儿女

泉水是济南的文化名片，也是我们的滋养之源。都说大明湖是佛山倒影，我们家的泉水也算是天圆地方。最初的老井口是方的，下面的井是圆的，现在的井圈是后来修建的。井壁石头磨损和风化的程度就能看出这口井年代的久远。

井水从井底壁间流出，清冷透底。平时水面是静的，有人就奇怪泉水怎么不冒呢？我打桶水上来，你再看看，可神奇啦。水打上来后，先听这冷冷的水声，再看井里，转着圈看，看到井底的泉眼了吧。

趵突泉的三股水是从中央往四周冒，我们家的泉也有三个泉眼，却是从四周往中央汇聚。到了晚上，灯光一打，可漂亮了，就好像泉眼有了生命一样，欢笑着往外涌。

这么多年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从没干过。我印象特深的是小时候，雨季水位高时，蹲在井边拿舀子伸手就能够到泉水。现在即使是旱季，水依然丰茂。



如今的曲水亭街。 本报见习记者 范佳 摄



民国初年外国人拍摄的曲水亭街。照片左上角就是王家老宅的大门。  
王俐供图

这清泉滋养了我们家几代人的生活。你们现在可能体会不到，知道以前夏天我们怎么洗澡吗？水怎么让它热了呢？其实根本不用加热，把水从井里打上来，准备几个盆儿，晒晒热后再洗。那时也没有冰箱，夏天想喝冰镇绿豆汤，吃冰镇西瓜，就掏井里，清凉可口。

当时院里种的百年石榴树，也是泉水浇灌。整个院子结好几百个，那时影壁墙是一格一格的，石榴树能探出去。从街上就能看到红石榴，街坊朋友都来尝鲜。孩子们也常在泉边玩耍，在井边探头照镜子，往里面投石子砸星星。全家人坐在小院吃饭乘凉其乐融融，那段日子现在想来也鲜活可爱。

祖父安家泉城  
寄托往昔眷恋

祖上当初怎么就选中这么好的地方，买下这处宅子呢？这里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。

我的爷爷王秀岑生于1870年，是山东海阳徐家店人。他从京师大学堂毕业，当时是清末进士，官职四品。民国九年，也就是1920年，任湖北长阳县县长，任职三年。

三年后，爷爷任山大历史系教

育科主任，全家也搬到济南。但爷爷对于曾经施展过抱负，有山有水，环境气候俱佳的长阳，始终怀有深深的眷恋。

到济南后，爷爷对曲水亭街这处四合院一见如故。他看到门前潺潺流淌的曲水河，就像长阳县波光粼粼的清江；济南南边郁郁葱葱的高山，如清江对岸青山一般颜色。他将曲水亭街的这个家视作在清江生活过的一个缩影。

古人说上善若水，爷爷一直对水有深厚的感情。据说，当时的明府城在市中心，这附近的珍珠泉，当时是德王府，再早时与王府池子连成一片，甚至可以行舟。这个位置离大明湖也很近，千佛山也不远，兼之院中还有泉，爷爷就相中买下了这处老宅。

父母小院结缘  
承载悠悠岁月

这个小院养育了我们一大家子，几十口人，寄托着很多人的记忆。我的爷爷奶奶1937年就去世了，我父亲是被姐姐抚养大的。他的姐姐，也就是我姑姑，比他大三岁。姑姑有四个孩子，当时都在院里住着，和父亲一起长大。都在

济南上学，度过了从童年到少年的快乐时光。

这三个孩子中有个女孩，也就是我表姐，我母亲就是她的同桌，俩人关系很好。当时我母亲家不在济南，在济南住校。过节看灯会时，就在我家住，一来二去就认识了我父亲。我表姐把我母亲介绍给她小舅，就是我父亲，之后才有了我们这一代，有意思吧！后来，我姥姥姥爷也搬来这里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现在，这个小院仍住着我们一大家人。这个年纪还能和兄弟姐妹住一块儿的很少啦。

老宅的泉本来没有名字，2011年济南市泉水普查时报上了，通过征名认证后，这口无名泉起名佐泉，在古代君王王左边是文臣，称之为“佐”。

女儿老宅出嫁  
婚房至今保留

我的女儿邹晓慧从小住在院子西屋南侧的耳房里。

2013年曲水亭街经过政府保泉工程的修缮，我们家的老宅是直接的受益者，小院也恢复了往日的景象。老院，新貌，喜事多，2013年国庆节，喜上加喜的是女儿出嫁了。

我们把耳房布置成新房。红色蝴蝶图案的窗帘，五彩的拉花，大红的被罩，可爱的布老虎，还有大幅的婚纱照。一进房间，满满的都是喜气。婚礼也是在四合院里举办的。

如今，女儿女婿在上海工作生活。这间耳房一直保持着女儿出嫁时的婚房布置。

人在外地，总是对家乡特别挂念。女儿每次回来，都会带些朋友来家里参观。她帮我整理了很多老宅的资料，也为这里写下了动人的文章。她说是为了多理一些记忆，好让她的一生也有乡愁。

